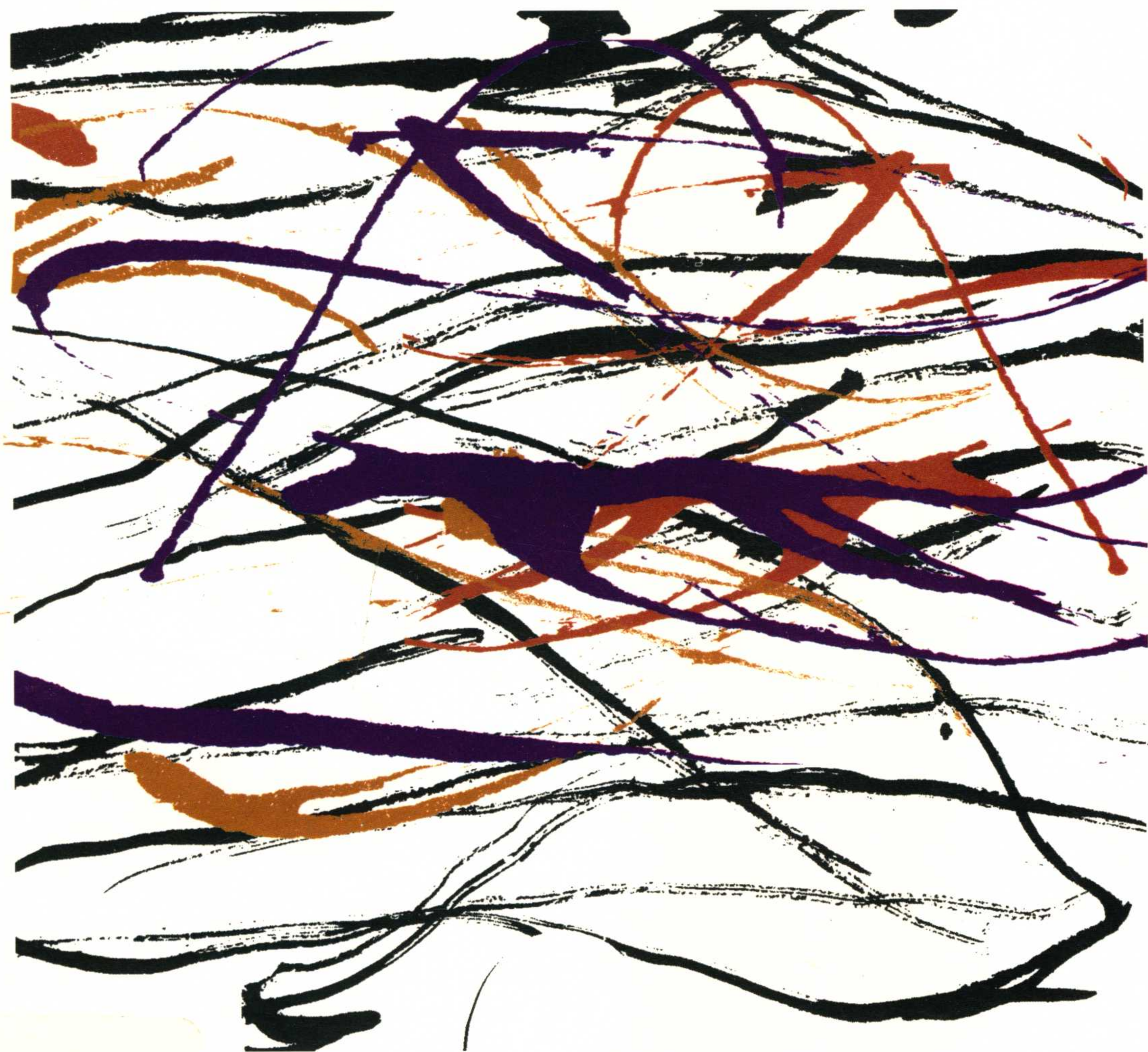


文化思想的卓越旅程

国学大师的智慧光芒

国学的盛宴

梁启超 等著



国学的盛宴

梁启超 等著 高敬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的盛宴 / 梁启超等著 ; 高敬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04-5944-3

I . ①国… II . ①梁… ②高… III . ①国学—文集
IV .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3807号

国学的盛宴

作 者 : 梁启超 等著 高 敬 编
责任编辑 : 余守斌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nwpcd@sina.com
印 刷 :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张 : 23.5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5944-3
定 价 :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010) 6899 8638

目 录

001	辜鸿铭
001	中国古典的精髓
004	宋 恕
004	国粹论
008	范甬海
008	青年国学的需要
014	要研究国学者的读书法
016	国学非国故
018	我之国粹保存观
021	章太炎
021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讲（节录）
028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038	国学之统宗
044	治国学之方法
052	蔡元培
052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055	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
057	高梦旦
057	论保存国粹
060	梁启超
060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080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088	在中国公学演说
091	黄 节
091	国粹保存主义
093	《国粹学报》叙
096	孙德谦
096	评今之治国学者
100	王国维
100	《国学丛刊》序
103	《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
105	许之衡
105	国魂与国学
108	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113	邓 实
113	古学复兴论
117	国学真论
121	国学无用辨
124	高 旭
124	学术沿革之概论
132	南社启
134	顾 实
134	国学研究会演讲录序
138	《国学丛刊》发刊辞
140	胡朴安
140	研究国学之方法
143	客观的研究国学方法
144	陈独秀
144	学术与国粹
146	谈国学问题两则
148	柳诒徵
148	讲国学宜先讲史学（节录）

151	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156	鲁 迅
156	随感录两则
159	所谓“国学”
161	忽然想到（五至六）
164	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165	吴承仕
165	我们的认识和实践
169	马 瀛
169	国学名称的由来
173	国学研究方法
187	许啸天
187	《国故学讨论集》新序
192	钱玄同
192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195	青年与古书
199	随感录三则
202	钱基博
202	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
209	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之方法评判
213	国学正名
217	陶孟和
217	国粹与西洋文化
222	陆懋德
222	论国学的正统
225	李大钊
225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
230	今与古
234	何炳松
234	论所谓“国学”
242	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

244	陈 柱
244	研究国学之门径（节录）
256	胡 适
256	研究国故的方法
260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271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282	再谈谈整理国故
286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
293	姚 光
293	国学保存论
296	许地山
296	国粹与国学
310	傅斯年
310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317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319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327	郑振铎
327	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
330	且慢谈所谓“国学”
338	朱自清
338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345	国学是我的职业
352	闻一多
352	论振兴国学
354	复古的空气
358	刘治平
358	论“五四”整理国故运动之意义
366	倪羲抱
366	爱国为研究国学之本
369	编后记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别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今属厦门市）人，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生于英属马来亚之槟榔屿（威尔斯太子岛），十岁左右赴英国读书，187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法、意大利、奥地利诸国游学，获哲学博士、土木工程博士及奥国工程师等文凭，曾为英国属新加坡的殖民政府工作。1883年前后前往香港，苦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1885年回到内地，担任清朝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并随张之洞学习中国文化。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英文研究所主任，晚年应日本东方文化学会聘，赴日讲学三年。他受西方系统教育，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文字，后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将《大学》《中庸》《论语》诸典籍译成英文，著有《读易草堂文集》二卷、《张文襄幕府纪闻》等汉文著作，及《中国人的精神》《清流传：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英文著作。后人编为《辜鸿铭文集》。

中国古典的精髓

我曾经在我的论文《中国问题》中，就这样一个问题作了论述，即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精神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

欧美的许多无识之辈动辄断言，中国的学说里缺少“进步”的概念。然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深信，表现在中国古典学说中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正是“秩序和进步”。《四书》里的《中庸》一篇，若我将其英译就是“Universal order”（普遍的秩序），《中庸》有这样一句：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此，依照孔子的教义，即便将此句解释为“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人类，而且在于使所有被创造的事物都能得到充分地成长和发展”，也并不算过分。在这里，难道看不出真正的发展、进步的精神吗？只有先确立秩序（道德秩序），然后，社会的发展就会自然地发生，在无秩序（无道德秩序）的地方，真正的或实际的进步是不可能有的。

欧洲人以前犯过，至今仍在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抛开道德秩序去追求进步。就像建造巴比伦塔的古代人一样，他们一心将他们摩天大楼式的文明往高处一个劲地筑，而无视自然法则的存在，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的那种摩天楼式的文明正在走向崩溃。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进步”这个明确而贴切的概念是俨然存在着的，如果看看《大学》，就能得到证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所谓大学，并不像理雅各博士所译成的那样是“伟大的学问”，而实际上指的是高等的教育。无独有偶，法国的孟德斯鸠也讲了这样一段相同意义的话：“我们学习知识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我们本性的美好，并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智。”

纽约《国民报》的记者，艾曼·艾奇·赫斯奇黑恩先生在批评美国教育界的现状时说：

我有一朋友，他在大学里当教授。他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有一次问学生，为什么对哲学，尤其是对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实用主义不太关心？学生回答说，哲学与人生的主要追求，即同对金钱的追求没有太大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研究在于产业和工艺的东西那一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在“进步”这个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近代欧洲的进步重点放在产业和机械工业的发达，而古代中国则侧重于

人的进步，人的灵魂的、理智的进步，《大学》中尤其强调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是高级教育的最终目的。若引用公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后的皇帝成汤的《盘铭》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可以加深对《大学》的理解。并且，这段铭文以文王说的“作新民”来结束全文。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有人讲在中国的经典中缺少进步这一概念的话语了吧。有关欧美各大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我少时不太清楚，以至于一个欧洲人问我，将来最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我当即不加思索地回答为当绅士。实际上，欧美各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能够生存而不在于让人们如何去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它所给予人们的教育是让人们怎样在社会上谋取一个职位。

伊顿公学校长奥斯卡·布拉乌尼格先生在其著述《教育论》上，有如下的文字：“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在充满物质欲的财界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想想看，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居然在财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由此，我们就能容易地看出欧洲文明的致命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在古代中国，受过完好教育的人必能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地位。因为我们明白，高等教育的目的无论如何也不单是为了能够使人们得到怎样生存的知识，不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仅仅“为了糊口”，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要再重复说一下我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教育不在于知识的积蓄而在于知性的发达。有知性就有了秩序，有秩序——道德秩序，就有了社会的进步，中国语言中“文明”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从其文字构成来看，它由“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

只有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中缺乏进步的概念，而认为西方摩天大楼式的文明才是唯一的最高级的文明。他们并没有透彻地理解“进步与发达”的真正含义。不把教育的目的放在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的欧美教育，同汽车驾驶员训练学校没有什么差别，它虽然培养出了驾驶员，但却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没有培养出使社会得到真正的进步与发展的人。一个不能使人们得到完美教育的文明，在本质上是不能和中国文明同日而语的。

（选自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宋恕

宋恕（1861—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为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改名为衡，清浙江平阳人，近代改良派思想家。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自幼聪颖，少年时有“神童”之称，十六岁即被取为县诸生。后得浙江瑞安学者孙衣言、孙锵鸣兄弟赏识，收入门下，并常向孙衣言之子、经学大师孙诒让学文学，学问大进。1887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任教。1889年后随孙锵鸣游历湖北、南京、山东、上海等地，广交海内名流，博览各种典籍及欧美著作，自成一家之学。1895年在上海求志书院任教，1901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介绍西学，传播新思想，时人称为“浙东三杰”之一，颇得时人推重，如梁启超称他为“（黄）梨洲以后一天民”，谭嗣同称他为“后王师”，李鸿章赞为“海内奇才”。当代学者李泽厚认为他是一位“一向被人忽视但实际却是很值得研究的改良派思想家”。著有《六斋卑议》《六斋高议》《浙学史》和《永嘉先辈学案》等。

国粹论

于论理学，凡名词，有平对，有反对。国粹哉！国粹哉！于文，粹与糠为反对，是故宋衡敢创立其反对之名词为国糠矣。

粹之界说，以有益于其社会者为断。糠之界说，以有损于其社会者为断。粹糠者，苦乐之因；苦乐者，粹糠之果。故以度量衡先较其粹糠，则其社会之苦乐必可得而较也。此于数理学为因求果，以度量衡先较其苦乐，则其社会之粹糠亦必可得而较也。此于数理学为果求因。（因果常互易，例如山水胜境，因盗贼多而游人少，因游人少而寺观荒。则游人少本为盗贼多之果，寺观荒本为游人少之果也。然因寺观荒而游人愈少，因游人愈少而盗贼愈多，则游人少转为寺观荒之果，盗贼多转为游人少之果矣。）茫茫世界，既

尚未有纯乐无苦之社会，自尚未有纯粹无糠之社会，学者方寸中，固不可不悬国粹之一名词，然岂可不兼悬国粹之反对之国糠之一名词欤？

若夫国粹之平对之名词，则等而上之，有种粹焉，有人粹焉。种粹者，人类中一种或数种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支那种人有支那种粹，印度种人有印度种粹，拉丁若日耳曼种人有拉丁若日耳曼种粹之类是也。（例如今之日本、朝鲜、安南皆在我大清帝国圈限之外，其为异国昭然也。然而同为支那种人又昭然也。故如有一粹焉，而为我与日本、朝鲜、安南之所共有，则所谓支那种粹者矣。又如有一粹焉，而为我支那种人与印度若拉丁若日耳曼种人之所共有，则所谓支印、若支拉、若支曰种粹者矣。）人粹者，世界人类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仁义忠信非耶？盖虽极野蛮之种人，安有全无仁义忠信之性者哉。所异于文明之种人者，乃合此性浅深之问题耳。故仁义忠信者，人粹也。好学深思者，种粹也。苟以人粹、种粹为国粹焉，则于论理学为犯以广为狭之病矣。（例如：易卜、围棋、毫笔书画等粹为我支那种人之所共有，则皆非我大清国人之所独有之粹也。苟以为国粹，则陋矣！）等而下之，有族粹焉，有盟旗粹焉，有省、道、府、厅、州、县乃至一城一乡之粹焉。族粹者，一国中一族或数族之所共有之粹是也。如我大清之为帝国也。非合满、蒙、汉、回、苗、藏六族而成者乎，故如有一粹焉而为六族之所共有，则真我大清帝国之国粹矣。如其粹局于一族也，则止可目为我国中某族之粹耳。即其粹遍于五族矣，而但使一族尚缺，则亦不可目为我国中某某族之粹耳，岂可目为国粹哉！苟以族粹为国粹焉，则于论理学为犯以狭为广之病矣。（例如：兵即民、文即武、乡官行政、敬礼女子等粹，则国中满族之粹也。善趋避、巧言语、勤于农工、长于商贾等粹，则国中汉族之族粹也。皆属于族粹者也。）金乡卫者，温之平之一城也。温有温语，北不通台，南不通闽，除泰顺一县外，虽上流社会，鲜能粗作普通语者。而金乡卫独人人语普通语。温有七昼夜闹新房之蛮俗，府县城皆然，而金乡卫独不染。则语普通语、不闹新房二者，金乡卫一地之城粹也。苟以为平之县粹焉，则狭而广之矣！故如但举造字之一名词，则种粹也。以黄、白二色种人造者皆盛，红、黑二色种人亦有造者，而棕色种人未有；故造字者非人粹也。黄、白种人曾造字者，自古迄今，无虑数百千国，所异者，造有工拙耳。故造字者又非国粹也。若举造字而及于敬惜字纸之一名词，则殆所谓国粹者欤！虽然，此粹

遍于六族否耶，如遍也，则真国粹也。如否也，则族粹耳。

认粹宜然，认糠亦宜然。故如但举抑女之一名词，则非国糠，非种糠，乃人糠也。何也？以今诸色种人皆尚抑女故，所异者抑有重轻耳。若举抑女而及于令女缠足之一名词，则非人糠，非种糠，且非国糠，乃族糠耳。何也？以我大清帝国中六族，有此糠者独汉之一族耳，岂可妄指为国糠以冤满、蒙、回、苗、藏五族哉！然但曰令女缠足者为我大清帝国中汉族之族糠，则于论理学犹犯有宇界、无宙界之病。（宇界、宙界之名词，为光绪二十一年宋衡著《宋氏论理学》时所创立。）必于“汉族”二字下、“之族糠”三字上，增“宋代后”三字，乃为宇、宙皆确，而不鄙于论理学家矣。盖汉族中令女缠足之一糠，为宋代后所独有者也，岂可不立宙界，而但曰“族糠”以冤宋代前之汉族哉！

且今之人有恒言，皆曰“保粹”“保粹”，夫对于粹之尚存者之一方面则可言保，若对于粹之已亡者之一方面，则所谓“保”者无着落，而非言“复”不可矣！故对于粹，应有二主义焉：则保也，复也。（粹之尚存者，例如我国中族粹之易卜、占梦、相人、相地、毫笔书画、围棋、柔术之类；粹之已亡者，例如士必习射御、无故不去琴瑟，为周代族粹；儒者佩剑、文官骑马、上流社会女子皆寓体操于秋千，为宋代以前族粹之类。）

对于糠，亦应有二主义焉：则谋弃也，谋弃尽也。谋弃者，所以对于糠之众未谋弃者也。（例如国糠之讼：跪审，族糠之童养媳之类，今谋弃者未众者也。）谋弃尽者，所以对于糠之众已谋弃者也。（例如国糠之刑审逼供，族糠之令女缠足之类，今谋弃者已众者也。）

或曰：“子之说粹、糠信美矣，然物质之粹、糠，人目所共见者也，事理之粹、糠则非人目共见者也，吾恐各粹其所粹、各糠其所糠之终无解决之一日也。”宋衡曰：“解决哉！解决哉！亦解决于众而已矣！”

或曰：“众乎众乎！吾恐众之所粹者未必真粹，众之所糠者未必真糠也。即就抑女一事评之，子以为人糠，吾亦以为诚哉人糠也。然使以投票法求公解决此问题于众，则吾恐以为粹者必居最大多数焉！”宋衡曰：“惜哉！以子之贤而犹未识‘众’字之真也。今子所谓‘众’，意殆专指男众。夫男众曷尝非众哉？虽然，局部之众而非通部之众也。夫求公解决此问题，而投票权乃限于男一部，则宜乎以为粹者之必居最大多数矣。然使投票权普及于男、女

二部，则当何如耶？”

今夫置民选议员者，至浅至显之政治之粹也。而乃者宦海之会议，否认者每居最大多数焉。当其否决也，未尝不自以为从众也；其众也，宦海之众也，所谓局部之众耳。然则否认者每居最大多数，固其所也。假令乃者会议权曾普及于通部之众欤，则可决久矣！是故各粹其所粹，各糠其所糠，非所患也。宋衡曰：“亦解决于众而已矣！”

（选自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范 甬 海

范甬海（1865—1939），名祎，字子美，号甬海，又号古懽，江苏苏州人，近现代著名书报编辑人、学者。1895年移居上海，曾担任《苏报》《实学报》《中外日报》记者，后协助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办《万国公报》。1911年参与创办并主编《进步》杂志，1917年起主编《青年进步杂志》。范甬海著作甚丰，主要有《少年弦章》《东西文化一贯》《青年国学的需要》《二千五百年来之国学》《国文之研究》《林乐知传》等；主编有《阳明文选》《适道篇》《道之桴》等。

青年国学的需要

世界文化两大潮流，一是东方文化，一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分为两支，一是希腊文化，一是希伯来文化。东方文化，也分为两支，一是印度文化，一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自从文艺复兴之后，益益进步，希腊文化的科学哲学思想，和希伯来文化的宗教思想，一方面冲突，一方面调和，在这冲突与调和的中间，显出西方全部的文化。东方文化，自从魏晋六朝而后，中华文化的伦理哲学，接纳了印度文化的宗教哲学，两种文化，各呈异相，合成了东方全部的文化。海通以来，西方文化，侵入亚陆。我们拿出国民性中固有的容受量，竭诚的欢迎。不到五十年，西方文化，差不多已弥漫于我们的知识界，像印度文化进入中华的魏晋六朝时代了。由现在推将来，西方文化，既和东方文化接触，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必能产生一种异样的新文化，是物理和历史的经验所明白表示的。那末，发展东方旧文化，预备与西方文化梳剔融洽，以创造将来的新文化，不是今日我们的责任吗？

国学是什么？便是东方全部文化的代表。我们要研究东方文化，自然还有其他种种，而必以国学为之总库。东方文化的精神，与其沿革变迁之迹，

除掉国学，更往何处寻求。国学沦亡，即是东方文化的沦亡。我们生于东方，而且生于东方的中华，是东方文化荟萃之区。我们的先民，曾把这种文化，发扬光大，积累四千多年的久长岁月，在国学中留贻于后人。我们对于这些祖宗的遗产，不思整理，一任他烟飞灰灭，我们将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我们艳羨西方文化，惊骇其学府的完备和优美，返观自己东方文化的国学，觉得不值一顾。岂知西方文化所以到这地步，为了他们的后人能够做忠心勤力的整理工夫，方才继长增高，蒸蒸日上。东方文化的本身，何诃不如西方，可惜我们的忠心勤力，不像他们，那就差得远了。从前西方人，不很知道东方文化是怎样，现在早已渐渐觉得东方文化里头，自有天国了。欧战以后，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所以渴望尤甚，要把我们的国学移译过去，作为他们研究东方文化的资料。若然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却待他们来整理好了，我们想凑现成，不晓得这时候还有我们存在吗？今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整理出来，做世界学术上的贡献，表显东方民族的光荣，在世界需要这种文化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有人说：“现代青年，求现代的学问，尚且患日力的不足，顾此失彼。国学是古学，在现代为无用的，不急的，青年有限光阴，何苦要枉费在这种东西上面呢？”但是我以为世界新学问，那一种不是从旧学问中出来的。青年求学，倘然以学问为目的的，须知研究旧学问，就是要创造新学问。不论什么用不用，也没有什么急不急。倘然以学问为手段的，读医药的书，为要做医生，读法律的书，为要做律师，但求应用的必需，恐怕世界上无用不急的新学问，正好多得，岂但中国的古学呢？至于更下等的见识，他的意思：“学外国文若然好，可以出洋留学，可以得博士回国，回国之后，无论在那一界，莫不名利双收，出人头地。请问国学，研究既难，即使研究有成，这种好处，又从何处得来？看那些迷恋骸骨的老学究，不是榜样吗？”不错，不错，著者也是老学究之一，自己迷了，还要拿骸骨来迷人，说什么“青年国学的需要”。不过把学问做钓名弋利的器具，就像科举时代，把四书五经，做举人进士的敲门砖一样。这是我国最近史上人才腐败国事糜烂的唯一根源，最当深恶痛绝的。我想凡是有志气的青年，他的思想，决不这样的卑劣。那末，国学的中兴和东方新文化的发见，正在那里等待他呢。

复次，一国人民的爱国心，在教育方面，应当怎样的提倡呢？南洋的华

侨，进外国语言的学堂，读外国语言的书籍，他们不知道祖国的语言，不识得祖国的文字，自然不爱祖国。近年一般有志之士，在南洋提倡讲中国语读中国书的学校，大受他们殖民政府的嫉忌，就设立种种苛例，严加取缔。这是什么缘故？我们晓得国学是国民爱国心的原动力，提倡国学，就是提倡国民的爱国心。不必说到南洋，多少内地的学校，很有几个，外国文的程度虽高，但是差不多把那些中国学生，造成了外国式的。他只能看外国书，不能看中国书。他和外国的社会很接近，很亲切，和中国的社会很疏远，很隔膜。他从什么地方，发动他的爱国心呢？著者十年以前，曾充某教会学校的国文教习。当时亲身实验，凡是注重国学的学生，他的爱国心，一定比较的强盛。所以要栽培学生的爱国心，当先使之立于国学旗帜之下。一是使之尊重国学，一是使之爱好国学。而且使他的尊重和爱好，并非因为爱国之故，才低首下心勉强去学的。必使他见得国学，实在可尊重，实在可爱好，含丝毫为爱国而勉强的意思，便是国学已受了侮辱，他的口头禅，是完全不中用的。这样看来，学校中的国文教习，总要觉得国文一科，乃是担当学生爱国心的重责，不容敷衍了事。而一般青年，其于国学和东方文化的前途，也当慨然自任，作“舍我其谁”之想。否则爱国爱国的呼声，不过有口无心，要问你的国到底怎样的国，恐怕也不知所以答了。

读了前文的，定必提出一问题，说：“我们很愿意研究国学，但是没有门径可寻。”这话果然是的。国学浩如烟海，虽然古人常示我们以为学门径，无如到了现在时代，已是不适用了。加以青年在学校之中，普通的功课，只有国文读本。这读本的所有，无论是陈旧的古文，或浅近的新编，总之都算不得国学。当然的，要研究国学，先从通达国文入手，不过仅仅通达国文，于国学的津涯，何尝望见一线呢。那末，我们是不是翻开《四库全书》，把经史子集，一部一部读去吗？只怕头发白了，还读不得几多。我以为国学里面，我们可以分开为若干类，取其重大者列举之。如语言文字，如伦理哲学，如政治经济，如风俗制度，如文艺美术，等等，都有相传之系统，可考的书籍。我们普通应略知其大概，精研则都可成为专门。进一层讲，古人这些学问，是表示在他们的时代，所已到的进步。我们在现在的时代，应有的学问，自当比他们愈有进境。譬如登山，古人斩棘披榛，已开之道，我们只消循行而上。我们的天职，却更在前头未辟的天荒。可是你要上前，古人已